

吾辈自强,是对铭记历史最好的回应

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导演申奥,讲述拍摄幕后的故事

面对侵略者,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没有退缩,他们以底片为“武器”完成了一场坚定的抗争。

80多年后,以那段历史为基准、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的电影,得到了中国观众的托举。截至7月28日20时,《南京照相馆》公映4天,累计票房逾5亿元,豆瓣评分涨到8.6,口碑领跑2025年国产片。

与其说,超1400万人次观众用口口相传的好评、买票入场的行动,支持着一部好作品,不如看成是中国电影观众承接前辈用底片捍卫真相的接力棒,以影像传播历史的本来面目。就像导演申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:“我们做这部电影的核心出发点,是中国人民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向世界揭示了真相。”

创作初心直白地呈现在电影的英文片名上“Dead to Rights——铁证如山”。“这个英文词组,也意味着向死而生、矢志不渝。”申奥说,历史凭栏处,不仅有一个民族的伤痛,更有振作的力量、对和平的渴望;吾辈自强,是对铭记历史最好的回应。



相关链接

《南京照相馆》 演员说

刘昊然:
重走抗战路,知道中国经历了什么

拍戏时,我会在当地走走,去历史博物馆,那些遭受过苦难和屠戮的地方,馆里会有烈士的名字。《南京照相馆》上映后,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历史和军事博主做科普,评论区里,有对历史感兴趣的年轻人,也不乏还没接触过历史的孩子,像是一种交接。路演现场,从经历过抗战年代的祖辈,到父辈,再到我们这代人、更小的孩子,几乎都有,同样是传承。剧组的路演路线就是一次重走抗战路。大家对南京经历了什么,有了更深刻的认知。



高叶:
繁华的中国就是电影的彩蛋

电影没有彩蛋。其实推开电影院的门,走出影院,看到现在的中国、现在这样繁华的中国,就是电影的彩蛋。是一群朴素、坚韧、勤劳的中国人创造出了一个这样的新中国。

作为演员,会流泪、会哭,是最不值一提的一件事。感谢看这部电影、感受到彼时彼刻林毓秀情绪的观众,因为他们读懂了林毓秀在流泪以外、眼中含有的情绪。那一刻,所有情绪是自然升腾出来的、涌动出来的,可能有些胆怯,可能有绝望,也可能有向死而生。观众读懂了那个角色的情绪,才会有如此多共情。

也许很多年龄太小的朋友不太适合看这样残酷的电影。导演回答说:没有关系,电影已经拍完了,电影就在那里,电影可以等孩子们长大。

杨恩又:
我拍了南京上空安静的云朵

之前看到有人评论,这部电影有谁会去看呢?然后下面的人说:中国人。

躲在照相馆的地窖里,金婉仪其实很懵懂。她并不太清楚战争是什么样,但会被大人的紧张情绪感染。她看到妈妈很急切地把底片缝进衣服,听到阿昌从外面带来消息,连外国人都想把照片传出去,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照片传出去,让世界知道日军犯下的罪行。

后来,我拍了今天南京的繁华照片,也拍了南京上空安静的云朵。

揭露一场暴行,也撕开卑劣、伪善的假面

申奥想拍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电影,多年前就埋下伏笔。“我的外公参加过新四军,我从小听他讲述关于正义与和平的故事。”十多岁时,拍摄于1987年的老电影《屠城血证》在他心里留下深刻印迹。2023年与电影《志愿军》编剧张珂的一次对话,令这个念头彻底萌芽:“在这个时代再拍一遍。”

中国影视长廊,永恒的抗战题材太多经典留名。属于“这个时代”的抗战故事、大屠杀题材还能怎么拍?

“起初我们只设定一条故事线,展现跟原作一样的屠杀照。”但在查阅历史资料过程中,主创们发现,许多老照片其实是日军摆拍的“亲善照”。但这掩盖不了事实,有组照片采用连拍方式定格了日本人用刀砍下中国人头颅的那一瞬,令人发指。申奥觉得,侵略者强迫中国人民尤其是懵懂的孩子配合摆拍,企图麻痹中国人、蒙蔽国际舆论,在屠杀行径之外,那是一场同样恶劣的文化掠夺、舆论争夺。

一年多剧本打磨,《南京照相馆》里有了揭露血腥暴行的屠杀照,亦有面目可憎的“亲善照”。影片开头,子弹上膛和相机拍照的声画交错出现。申奥说,“射击”和“拍摄”的英语表达相同,通过这层设计,影片让日军暴行的实施和对其暴行的记录相对照:“我们想揭露暴行,也撕开卑劣、伪善的假面,每张记录日军罪行的照片,都是一颗正义的子弹。”

彼时,《孤注一掷》余热未散,原创作品年底即刻投入《南京照相馆》,这份默契出于多年合作使然,更源于中国人对侵略者同仇敌忾的情感。比如王传君饰演的日军翻译王广海,是让人憎恶的角色。申奥也曾担心,同类角色演员挑战过,不想重复再演这样的角色。然而看完资料,王传君发来微信“如果你需要,我就会在”。演员说,电影本身的意义比角色招致的非议更大。得创作伙伴如斯,申奥连称感动。拍摄中,王传君常因角色言行与内心撕裂而痛苦:“监视器后的他在哭,但我们都知道,必须把这种挣扎演出来”。

留下历史底片,还记下不具名但坚韧的中国人

于申奥,拍照或者说胶片始终是与仪式感相连的事。小时候,父亲会在阳台拉上窗帘做暗房,手把手教他冲洗照片的技巧;北京电影学院,他是最后一批用胶片拍毕业作品的学生。浓郁的胶片情结指向了他对“照相馆”的情感滤镜——那不仅是定格幸福的地方,还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容器。

“遥想80多年前,南京的百姓挑个好日子,全家穿着打扮好,选最漂亮的衣服,用最好的状态、发型、笑容去面对镜头,留下一张可能会在家族里流传几代人的照片。”在那个影像尚未普及的年代,申奥觉得,照相馆的意义远大于消费场所:“它背后也许不是一条街,而是一座城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。”

但当侵略者踏破南京,照相馆里充斥妄图被掩饰的罪行,也充满需要被曝光的真相。“老百姓安稳的日子灰飞烟灭,暗房的红灯在刹那间变成血色曝光。”创作者把推动真相“显影”的主角交给普通人,那是由历史真相决定的,更因为导演发现“那一代人身上有非常可敬的,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——信念。那些普通人在历史课本上不具名,但坚韧、抗争真实存在”。

拍坚韧的普通人,而不是聚焦被凌虐被屠戮的场面。在申奥看来,这是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双重尊重。“所有关于这场战争、侵略者的劣迹,历史课本上和其他影视作品表现过很多次了,所有中国人都对这段历史耳熟能详、悲痛欲绝。”他说,不把镜头直接对准暴行、血腥,不以此当噱头贩卖情绪,得到所有主创认同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里,邮差阿昌、照相馆老板老金一家、龙套演员林毓秀、“杂牌兵”宋存义等,一群手无寸铁甚至其中几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,凝聚一心,以底片当“武器”,在血色封城中勇敢刺破日军试图掩盖暴行的无耻谎言。“朴素的劳动人民在战争背景下绽放出人性的微光,那点点光亮从照相馆透出,照亮南京城老百姓的内心,也点燃真相。”申奥说,片中人能在当时环境下把罪证传递出来,究其根本也是因为团结。

复刻那时场景,更传递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

如今,电影得到第一批观众认可,“像素”级的历史复刻带着青年一代“重返现场”。复盘创作过程,申奥直言,最耗心力的是史料收集,但让创作者振奋的其实也源于历史迸发的能量。

筹备的一年多里,团队像“打仗”般推进工作。历史题材的每个细节都需要考证。他们精读了五六本书籍、20多部国内外纪录片,三四百张历史照片被分类、标注,其中100多张有代表性的被翻拍、融入剧情……量化的数据、细节,申奥脱口而出:“记忆不会被时间冲淡,情感更是”。

譬如,片场常因太过强悍的共情瞬间,让表演者的本我真情流露。拍照照相馆里“游历大好河山”,演员们排成行,全景、近景、再逐一特写,反反复复。申奥告诉刘昊然,先“含着点儿”,等特写时再给饱满情满。拍第一条,年轻演员已把情绪拉满,“他说这个不用演,直接就能来真的”。拍众人纠结谁走谁留,高叶忍不住喊“一起走吧”,那是剧本里没有的台词,但申奥剪辑时留下了“表演”之外但真切发自内心的呼喊。

譬如,童谣“城门城门几丈高……”响起,从小听长大的南京观众落泪了。申奥说,主创们对故土、民族的情感同温打开了共鸣空间。开机前,王骁和刘昊然去照相馆学冲洗手艺。南京人王骁求教老师傅,在没有计时器的年代洗照片,该如何把握时间。老师傅答,通常一首曲听完,时间刚好。“骁哥就在琢磨,说我们这儿有一首老童谣。”同样南京长大的演员周游也找到导演,探讨宋存义找弟弟那场戏能不能唱着童谣。转身,编剧张珂来探班,掏出手机直说正片得把它加进去——说的还是这支童谣。创作者们一拍即合、不谋而合,造就了片中温情又残酷的片段。

申奥会一直记得南京首映后剧组离开的那一路。“车窗外的万家灯火、鳞次栉比的大厦、车水马龙的道路、波光粼粼的湖面江面……我感慨万千。我们民族经历了怎样的同仇敌忾,以坚韧、勤劳,重建家园,这是奇迹,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写照。”

据文汇报